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負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錫齡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 傳 續 撰

留守

元帥

都督

招討使

總管

節度使

安撫大使

方鎮

治中司馬

觀察使

防禦使 十一

團練使 十二

度支 十三

鹽鐵使 十四

轉運 十五

京兆尹 十六

河南尹 十七

少尹 十八

幕府 十九

留守 一

白初太宗伐高麗置京城留守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

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為副留守百官志關中事一以

屬公

宗室晦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

人者行之

母須以聞 故事留守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

崔從寶恩

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官入宮城門繕三宮城

杜暹帝東

幸以暹為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

治尚寬簡源

暹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

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

以兵屬居五年張延賞時

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

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 自變生倉卒

賴子儀復安

郭子儀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

生倉卒賴子儀復安

留守不賜旗甲

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

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
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吳

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

王翊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
十餘屯脩器械皆良金壽草練

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
叛獨東畿為有備闕東賴之

賜賚優渥

宋璟十二年東
巡泰山璟優為

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
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座右出入觀

省以誠終身
賜賚優渥

未遑時巡方委留鎮

韓臯留守
制白居易

元帥二

孔高祖定京師置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
帥皆親王領之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大曆八年罷

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諸軍行營兵

馬都元帥會昌中置靈夏六道元帥天福二年置諸道

兵馬元帥尋復改曰天下兵馬元帥百官志議者疾其長

亂杜鴻漸廣德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旰殺郭英

漸性畏怯無他遠畧而晚節溺浮屠道畏殺戮且憚旰

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且不敢加譙責反委以

政日與從事杜亞揚尖縱酒高會因薦旰為成都尹乃

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畧可任宜為留後獻寶

器五床羅錦十五床麝脐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

悉誅元惡諸鎮惕息郭子儀光弼敗邛山失河陽又明

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廷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屯絳州時帝已不豫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子儀至屯悉誅元惡諸鎮揚

魚三副元帥

李抱玉兼三節度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抵達扶文綿地二千里寇

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

不恤其家

李晟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及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恤家乎

軍政得專

李晟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

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贄費調敵不聽懷光默然

計臨軒授鉞

渾瑊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

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
欽哉城頌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

都督三

孔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
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絳秦洪潤越十州為
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
都督從三品當時以為權重難制奏罷之唯四大都督

府如故

百官志

欲以威重夸遠俗

宗室孝恭為揚州行臺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

北至淮東抱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徽自衛或誣其反錡詰無狀赦為宗

正卿以治狀聞

宗室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壘書賜勞

政務清淨

漢陽郡王

瓌為荊州都督政務清淨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區落降從

膠東王道

彥拜荊州都督間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從

少威嚴

襄邑恭王神符遷揚州大都督自丹陽渡

江治隋江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

輕騎按部

許欽明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

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有美鬻乎有梁未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

四面阻水惟一路行入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瘦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威信盛行

竇軌為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

盛行民皆趨本

密表求鷹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

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
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 **勸**

墾田力耕

張儉徙代州檢校都督勸墾田力耕歲數檢
私蓄富寔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

虜悅喜由是

刻石頌德

王峻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
兵舊常仰餉衛永峻始築籬郭

罷戍卒棣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
漕百姓賴之期年人丐刻石頌德

便驛走官

馮元常
拜廣州

都督詔便驛走官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
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

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本傳

境內清畏
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
督南海歲有崑崙船市外區

琛非前都督路元徽冒取其貨船首不勝忿殺之方慶
至秋毫無所索治部中首領沓墨氏詣府訴府曹素相
餉謝未嘗始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
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

瑞錦雜錄

以著善政

建議罷都督李景伯景雲中進右庶子時有議者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著

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幹弱枝經邦

執物之議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擇最吏陽嶠時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錄是停都督

督府擇最吏故嶠為涇州都督性分不易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衰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

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張守珪為瓜州都督州地沙瘠脩復堰坊不可孰是時渠堰為寇毀材木

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散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政尚清省李襲志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酌貪泉馮立

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贖貨為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嘆曰

此共隱之所酌也遂畢飲而去俗始知棟梁利宋璟為廣州都督事見火門善撫御

唐史郭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御道不舉遺見不拾遺門為政嚴肅張嘉貞歷秦州都督

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

招討四

孔上破賊方畧孔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為河中陝華招討使巢父累上破賊方畧帝嘉納本

傳一劍橫陣萬夫莫前陰則難窺勇則重閉亞夫緩急之任繼父絳侯祭遵禦侮之才

為吾子路一招懷撫諭元稹裴度制前命相臣招懷撫諭矜而誥誤示以生門期於盡

品集王宰制脫網羅豈欲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荆棘牽衣雖欲歸之於仁厥路無由而至

總管五

孔縱戰艦放江中

孝恭信州總管蕭鈇據江陵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

鈇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鈇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

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鈇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鈇已敗不即進兵覘

候往反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掠其牛羊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鈇內外阻絕遂降

膠東王道彥從李靖擊吐谷渾詔為赤水道總管帝厚以利啖党項使為鄉導其酋拓拔赤薛詣靖自言隋擊

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他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歃血遣之道彥至澗水

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為赤薛所乘軍大敗

冒天石先登

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破

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宣布恩意

李靖授嶺

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東巡所過問疾苦

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惟服

以全軍歸

靖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

獨靖以全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

蹀血虜庭

李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助騎

三千由馬邑趨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

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

遂取定襄古未有葦淥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請舉國內附

奠長率部落五萬降

李勣為通

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

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勦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勦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莫長率部落五萬降于**裂其地州縣之**李勦高麗莫離支勦拜大都督府長史男生為其弟所逐

遣子乞師詔勦為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長歲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勦獻俘昭陵

戰可汗襄邑恭王神符遷并州總管頡利可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獲馬二千及戰沙河獲

乙利達官得可以便宜決事裴寂授晉州道總管討賊以便宜決事賊將宋金剛

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埭水上擊下十餘城李大亮擢流寂徙屯為賊所薄兵大潰金州總管

府司馬王洪烈據襄陽詔大亮安俘其名王李大亮為撫樊鄆因圍之進擊下十餘城河東道總

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清海觀河源與虜遇請斷石嶺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

竇靜請斷石嶺以為
障塞制突厥之入
進拔八城
契苾何力蓋蘇文死男
子為弟所逐使子詣關

請降乃拜何力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畧
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乘勝進拔八城引兵

還與勣會何力率兵五十
萬先趨平壤虜其王以獻
詔入朝所過作鼓吹
泉男生
授平壤

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
城以降帝命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釵七事

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
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迎寵
璽書褒勞
郭孝恪
馬耆王

叛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川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
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

復征賀魯
蘇烈擢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俟斤
嬾獨祿擁眾萬帳絳烈撫之賀魯率十姓兵

十萬拒戰輕烈兵少舒左右翼包之烈今步卒據高建
攢稍外向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因其亂擊之賊大奔

唐旗幟

蘇烈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

太子隆北走烈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為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能擅為王烈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彌植與義慈降

節度使 六

白方伯

元戎

揔元帥之任

殿天子之邦

上將

外鎮軍重

鎮藩旌旗重寄

河洛要衝

分麾

授律

節制諸侯

糾繩列郡

蘊佐命之

才

有經邦之策

作捍方隅

以樊王室

有國柱石

予王瓜牙

建牙大任

分閩

重轅門

幕府將星

鎮撫方城

藩屏邦國

外威夷狄

內撫黎元

當注

意之朝

居建牙之任

偶唐虞之代

立方邵之勳

孔節度使

掌總軍旅顯誅

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輒上

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於道左視事之日

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八尺判三案百官志

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上同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使者正節度也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

師上同申厲禁條

李嵩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

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齒頗為人患吏不敢禁嵩至遣吏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

其南裔肅然

宗室復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畧使高平正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

阻兵脅州縣肆為姦賊復至誘懷義杖死沉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鑄諭蠻獠叔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

其賦不及民

宗室復為鄭滑節度使復下令鑿營田以廩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受命日

不宿家

宗室臯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

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真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鏐為中軍以馬彛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衆兵二萬以

士二千五百委真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真卒二千五

百莫能當其鋒

江漢倚臯為固

臯遷荆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

三千生擒萬六千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淮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臯

轉戰數千里餉路遂復坊口堰溫造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坊口堰以旣

濟源河內溫武陟畏遠權勢裴玠同州劉公濟卒授玠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

西道玠為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樊衣居處取庇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頗有治

名薛嵩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入朝民鄣路願後人亦厭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

留薛平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為平盧軍徙平為節度在嶺六年兵鎧完礪催賦均一寶曆初入

朝民鄣河北河西等軍盡屬王駿代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

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置備征軍徐商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

右河東等軍盡屬之本傳置備征軍使突厥殘種保特

城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寇所發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襍紙為鎧勁夫不能洞

迹捕捕必得

徒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為剽賊商取財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

必得遂為

下皆重足畏之

崔從長慶初錄尚書左丞領

精兵上

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

俸帛加倍崔從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

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本傳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貨產奴婢婢有貫率錢

高羊有口筭又賀麴牟其羸以佐軍用度從皆蠲除之

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

父子皆秉節居鎮

崔從子能節度使則否從與之同

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

更除繆政

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吏倚駢為姦

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

不踰年境內稱治

韓泐為鎮海軍節度使綏

除繆政於是盜賊衰

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駭

混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練十萬疋請以

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

行無稽壅

張延賞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早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拘

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

敕吏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艦津

事為之制

延賞累遷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

屬楊州自是行無稽壅中中四川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為亂延賞奔鹿頭戍朏

更郭英又崔寧揚子琳亂益祿僭公私肅然延賞事為

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逐實

張洪靜徙節宣武承韓洪

一言

之悅賞至百萬

嚴武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叔鹽川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

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富饒而

擊寇取都護還

郭知運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
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
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乘冰度青海王君奐為河西
之寇棄仗走取副都護還

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計拔谷
君奐聞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

以功遷斷山峻塹張獻甫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
大將軍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

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
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峻塹選巖要地築峰堡請復鹽州

及洪門洛原佩四將印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
鎮屯兵詔可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

重地控制萬里收黃河九曲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攻
近世未有也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

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賞罰分明封常清北庭都護
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持節伊西節度使

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
騾私廩裁二馬賞罰分明

罷軍中雜徭

李光弼子曩
遺涇原節度

使罷軍中雜徭出俸錢
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

軍中畏肅

張伯儀為江陵節度
使樸厚不知書然推

誠遇人軍中畏
肅民亦便之

解臨洺之圍

李抱真領昭義節度使田
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

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
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之圍

銳功名崔

遷御史中丞劔南節度副大使
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俱具帝次河池圓疏具

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
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劔南節度

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
宇惟慢皆具蓋嗟賞之

鼂集城門

鄧景山拜青齊節度
使徙淮南為政簡肅

有鼂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
不從草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節度使劉展反

撫安

李承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授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

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闔境

完復**商賈饒盈**

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註誤

一不問達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贖索商賈饒盈

劉闕反表請發卒五千備馬援放道絲罽壘抵蜀持闕不備詔可

罷武臣私厨

郗士美充昭義

節度使昭義自李抱貞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因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

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饌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責為私恩亦罷之**威**

震兩河

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橫逼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

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
玩賊犯法獨士美兵銳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
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七隱然復完鎮辛祕拜昭義軍
節度使是時承

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討常趙之後路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嘗用度比四年
儲錢七十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為完鎮

舉動安重

來瑱徙山南東道節度使賊圍南陽急
瑛能撫訓士卒舉動安重賊不敢侵

居三

歲奏蠲逋租數百萬

李吉甫為淮西節度使居三歲奏
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

溉田且萬頃漕渠庠下不能居水乃築堤淤以防不足
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早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

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貨餉不仰有司

李鄴拜淮南節度
使王師討蔡方急

李師道謀撓沮之鄴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貨餉不仰有
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昇馳驛江淮諷諸道輸

賫助軍餼素富強即籍府庫留一歲儲
餘盡納於朝由是悉索以獻錄鄜唱之
南夏以完魯吳俄拜

襄鄧十州節度使以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煙初賊欲剽亂江湖賴吳適扼其

衝故南夏以完勤身節用曲環喜兵法改陳許節度二州北爲冠衛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

寬賦歛簡條教不三歲歸者拜滑亳瀆令嚴無敢犯者令狐彰

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瀆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

如南詔不敢犯邊劉潼拜昭義節度使徙西門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鎮以恩信蠻皆

如約六姓蠻持兩為南詔問候有早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受命不召兵董晉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營死鄧惟恭搃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慕府

弱謙從之即日上海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
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
無所改更衆服晉有赫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
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怏怏不能平
汴士之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舂休晉一罷之
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
惟恭京師嚴備而推誠信表滋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
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有緇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
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祀祭本傳

開府極一時選

武元衡
憲宗時

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元衡至綏靜
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
雖淡於接物而議軍政不及私段秀實拜四鎮北庭行
開府極一時選軍涇原鄭頴節度使數
年吐番不敢犯塞又按格今官使二料取其非公會
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

旬日踐父兄兩鎮

李愬帝方經畧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

兩鎮世以為榮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賊萬計淄青平進同平章事擇名臣

節度太原

李聽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為羽林時有駿馬

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住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河東節

度境內肅然

李愿領夏綏銀宥節度使部有失馬者愿署牒於道以金求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

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悉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斬寇右支

韋臯張延

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寇右支乃問使招徠之

稍稍通秉正自將 呂元膺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西南夷

來者無嚴憚閭里相約不敢犯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

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掠人為奴婢戣峻為之禁吏得嬰兒交廣晏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

然鄭從讜改嶺南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

拔會龐勳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士豪職其酋右署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有大臣體

杜悰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請

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選妓

疏析屢閉以息火災

杜佑嶺南節度疏析屢閉以息火災宋崖黎民三世保險不濱佑討

平仁惠

商侑拜義昌節度於時瘠荒之餘體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麓淡與下共勞苦以仁

憲為治歲中流戶樞屬而還遂為營田丐耕牛三萬詔
度支賜帛四萬足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康度支備始
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
所賜戶口滋饒詹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

民

不勞軍食足

杜中立出為義武節度使舊僮車三千乘
歲輓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

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
泛保充青鄆而滄地積甲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
河東江海人皆悅賴杜亞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
州無水災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

舟夾堤高平田因得灌溉疏高固邠
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本宿將子且寬厚軍劫固

為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
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
宿將子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四鎮節度未
為儕類輕笑乃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

四鎮節度

忠

亮四鎮節度使隱覈軍籍得竄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沒
十餘萬緡吏白老卒不任戰者可罷荅曰古於老馬不
棄况戰士乎聞師屯大遼市井不移高崇文劉闢反拜
崇文東川節度使

起成都闢走追禽之送京師崇文入成都也師屯大遼
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能已歸而貳斬於
軍衣冠胛汗者詣牙請命非我去卿韋澳授河陽節度
崇文為條上全活之本傳

便而遠我盡知寇情偽李德裕徙節劔南西川蜀自南
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

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
次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
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近曲折
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寇之情偽盡知
之蜀風大變李德裕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之科
約凡十三以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

則歸之父母毀浮屠私廬數千以地與農蜀先主祠旁有桑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專以清靜治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時稱潔廉專以清靜治華蠻數

是二邊寔懼千走闕下請為鈞軍中樂劉琰進宣武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琰曰豈軍中樂

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羗人皆順向

士臨觀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隸誠出為邠寧節度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羗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餼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

以省度支經撫循有威惠崔彥昭隸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

昭撫循有威惠境中盜不敢發鄭畋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病雷

將境中盜不敢發李承約拜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

敢發發輒得

以恩信撫諸夷落

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

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王去苛弊二十餘事周

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

歸歷四鎮夏魯奇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皆有善政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

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率身和衆劉禹擁節總戎錫今狐先廟碑中使往諭之魯奇始得去

杖鉞作藩李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

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

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

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

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
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唐史兵志
郭子儀收長

安見陣勝門李晟收長安扶毫無所擾見攻守門李愬入蔡州黎明駐元濟宅

見謀畧門王式討仇甫慶幟東靡見發軍門天下無債帥高瑀事見債負門誅

舞文吏柳公綽山南節度治垣舍亟使新之李聽邠寧節度邠署相傳不利治垣

舍亟使新之得無名書唐史王鐔在淮南時得無名書內報中異日以所告窮驗烏集升

平第戟架柳仲郢咸通五年為天下節度使初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

皆滿五日乃散由是不復集卒於鎮

安撫大使七

孔許以便宜

唐儉為并州道安撫大使許馳入其部必

何力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人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喻曰朝家知而註誤遂及

龍動使我賞南邊得自新罪及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偽渠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

之餘衆士服其威愛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

憚之不敢盜邊

方鎮八

孔紅旆將軍

白居易詩紅旆將軍昨日歸注藩鎮例驅紅旆奉上益謹田洪正

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發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因存問高年惇獨廢

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洪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

詔恩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

眷勞殊等

田洪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

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任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同上

爲朕長城

田洪正數上表固請

留闕下帝勞曰昨韓洪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御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爲

朕長城父子同日受命

田布洪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洪與子

公武亦皆領節度天下以忠義多田氏

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

寬賦勤穡人皆安之

元從功臣

李惟簡父范陽內屬僚也兄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

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

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効忠吾不予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闕出道更七職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藍屋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邪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懼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遂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 帝嘉其

忠程懷直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為景州刺

史擢懷直為留後九年來朝寵遇加等 **上米鹽佐用度**張允仲龐勛反上書欲遣弟允臯領

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佐用度 **其行道也得以阜**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紉錦進魚侍中

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 **環千里之疆縮三軍之衆**諸侯賞人杜牧盧籍等制

重矣大者敦化風俗小者惠養整衆環千里之疆縮三軍之衆杜牧

豹尾神旗

韓文

鉅封劇

鎮

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

方鎮

相望於內

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

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兵志

治中司馬

九

孔武德元年改贊治曰治中高宗即位曰司馬下州亦置焉顯慶二年置洛州司馬武后大足元年東都北都

雍荆揚益州置左右司馬神龍二年省太極元年雍洛

四大都督府增司馬一人亦分左右百官志往贊坐棠之

理鄭公達司馬制白居易人得就耕崔知溫靈州司馬境有渾斛

習騎射以捍賊知溫表徙河北皆不樂遷契苾何力為

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

斛隆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志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

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孽夥更荷公恩皆再拜本傳

直劉齊賢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

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

豈捕鷄人邪卿宰相材張東之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

安得以此待之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

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

有善政

宰相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

白孔六帖

三十一

韋安石遷并州司馬
有善政后手制勞問
州司馬折威風
杜景佺見錄
既失

志能順適所遇

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志形骸者久之

掌弼戎政

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備軍籍賜予皆專馬百官志

觀察使

十

白連帥

廉察諸侯

糾繩列郡

明闡使威

勤宣王命

澄清郡邑

鎮撫

黎觀風

俗察提綱

求人瘼

分國憂

宣埋輪之威

布露冕

潘

維寄重

江海要衝

持節使

分郡節

當聖治之朝

委廉察之寄

孔觀察

處置使

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百官志

景雲二年置十道採

訪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

四年罷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十年又

罷十七年復置十道京都兩畿按察使二十年曰採訪

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

觀察處置使同觀察以豐稔為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

為下考同降王國良宗室臯拜湖南觀察使前帥平京

果貪暴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歛荆黔洪桂兵討之

再歲不能下臯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
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為京臯誣者幸蒙雪何
忍以兵加將軍哉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鼠

臯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臯大呼其軍曰有讖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貽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執臯風績不立唐扶手約為兄弟則盡焚攻守器具散其兵

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秋兼漢江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貨至十餘萬西觀察使宣國詔條

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

奪由已貽弊一方為眾道缺望請付崔長撫民短治軍彦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

曾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辨急為政剛猛徐豪右畏軍素驕而彥曾長於撫民短於治軍士多怨之

戢韓伙累遷桂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叅軍至縣令毋慮三百負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欣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負欣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

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為縣令使者請
使使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
是豪右於吏治明吏不敢罔

沈傅師出江西觀察使徙
宣州傅師於吏治明吏不

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嘗擇邨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傅師曰始
吾出長安戒倫曰可闕事

邀擊淮西逃兵

李泌拜陝虢
觀察使始擊

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漕淮西兵防

也隣州已而
泌邀阻悉擊

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

境隣部災荒不恤

殺無閉糴以重困民

崔陵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
隣部災荒不恤

也陵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設鄉校使作

鏡

為文章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袞至設鄉校
使作為文章親加勸導與為主客均禮觀游宴

饗與馬由是俗一變
歲貢士與內州等
獻銀瓶齊映為桂管江西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

拮飲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蕃大瓶止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六尺至映乃八尺
繕陴隍益治兵

張建封為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栗帥捍卒來戰建封皆沮歟之清

而忠能惠養民王緝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為泌

報故進緝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緝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

而尤劇緝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
美譽四騰吳濤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與

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濤風痺不夜登城元

膺為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

將入拜尚書左丞

蠲橫租錢

衛次公為陝虢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

吏稱為神

崔咸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為神

處身儉

勤敬晦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賦物充物**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

贍軍雖儉而均故士無怨每暮則賦物充物

天子詔褒揚

南方信機巫雖父母厲疾于棄不敢

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度蔽**禁止剽劫**

徙江西觀察使劾齊部刺史剪補**厲兵睦鄰**西觀察使據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

厲兵睦鄰
平賊屯

軍禮迎謁

柳公綽見戎服門

易三鎮聲樂不聞於家

薛革

治第過制

范傳正見借門

按俗守封

是其所善白居易行薛伍制

俾宣風

於廉察

同上

勞徠諸部綱紀列城

奉詔條以安人參戎索以訓旅

鏡湖秦

望之遊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馬舊

史

言條綾

李德裕事見綾門

丹宸六箴

李德裕見箴門

賜鞭

張建封為徐州觀察

使事見
節操門

防禦使

十一

孔防禦使以無虞為上考清苦為中考政成為下考

百官

志 市馬益軍

唐承訓宣宗推為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
乏虜來戰數員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

張乃奮

聲雄北疆

李景畧窮塞苦寒地墻鹵邊戶勞悴景
畧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鑿咸應永

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康器械畢
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

團練使

十二

孔團練使以安民為上考懲姦為中考得情為下考

百官

志 官號重複

揚綰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
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

輔軍即今副使司兵叅軍今團練判官
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請罷

唐史李少
良傳大厯

八年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
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

度支 十三

白均天下賦稅

制海內財用

典茲邦本

繫在生民

必俟良臣

以委重務

制國用

計軍儲

晉文帝立度支尚書以計軍儲

周之國用制之於冢

宰

漢之軍食領之於丞相

既重於任

亦難其人

惟彼度支

掌斯國用

苟有成

敗

屬於安危

納於天府

計在地官

得之則征賦克均

失之則財用不足

平

均貢賦

充羨帑藏

元凱之計

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奏轉運之計也

茂先之功

張華

茂先為度支尚書決河渠地延萬里

均節財用

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式謂財之節度

要

會計移用

謂轉之財用也周禮

爲要會之司

掌出入之賦

冢宰制國用

必於歲之抄量入以為出

制國用如今
度支經用

歲成

禮記司會
以歲之成

質於天子注要計也
平也平其計要於天子

受百官之成

亦質於天子

然後成歲

事事計經費常經孔運江南租米給京師

韓滉加度支諸道
轉運鹽鐵等使右

承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給京師帝
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其事請自江至揚子滉

主之自揚子以北
自主之由是銜琇視年豐耗發歛韓洄劉晏被罪天下
錢穀歸尚書省而省

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洄
上言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之利

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從之復罷省胥吏冗食二千人
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發歛馬故

人不國無橫歛元琇以尚書左丞判度
支國無橫歛而軍旅濟歲得江淮米五

十萬斛

班宏實參又以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張滂共差擇滂欲得薄最宏不與滂奏有詔分掌宏

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緡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為度文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道宏主之

課入歲倍

盧洪正拜

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洪正使判官司空與檢鈎釐正條上新法即表與兩池使自是課入歲

職務簡脩

杜佑始度支費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

倍用度賴之

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

由聚斂句剝為宰相

皇甫鈔同平章事猶

領度支鑄以吏道進既由聚歛
句判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
假領度支裴延齡會班宏卒假領度

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鈎距取宿奸老吏與
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歲入不貲見庫藏門精於吏

職李巽為度支鹽鐵使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巽之多
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巽精於吏職雖

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緣毫
無所貸舉吏程异者勾檢簿籍又精於巽故課最加行

亦异之
助舊史

鹽鐵使 十四

白當軍戎之時宜充國用委推筦之務必仗賢時雖仁無禁利而道

有從推用之不窮實惟贍國取之以道漢癩鹽鐵始弘羊自於漢

之計

牢籠地財

人侵割

然則政先圖大事貴舉中

法而

行務雖苟得專齊

公無禁利左傳佐賦時

煮海之利 鹽

鐵論

昭帝詔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桑弘羊云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反相詰因集之

為鹽 鐵論 孔僅領之

漢武時治鑄煮鹽財或累至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

司農承領鹽鐵

牢盆

孔僅咸陽上言願募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鐵官與牢盆注取其牢盆

之價直不得私鑄鹽器

矯制令鑄

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張湯知劾之 罷

而復置

武帝至平帝不變鹽鐵之法武

鹽賣

魏衙顛與荀彧書曰

鹽鐵國之大寶宜

依舊置使者鹽賣 幹鹽鐵而推酤

漢書取蠻夷鹽鐵 張越為越

爲太守定笮臺登平卑水三縣舊出鹽鐵去
郡三百餘里夷之邊徼自固張嶷盡取得用
孔宰相時

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用

百官志

餉四節度糧

崔縱為汴西水陸運

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團田悅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食

問推酤利

裴諡拜河東租庸鹽鐵使

時闕輔早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酤利歲出納幾何
諡久不對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怨歎
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而乃責臣
以利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京師鹽暴貴

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
劉晏

第五琦始擢鹽鐵使乃權鹽晏代之法益寡利無遺入
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斛而推
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
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嶮處所出貨皆

賤弱不償所轉晏恣儲淮楚間貿銅易
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識悉如此
權萬貨重輕上同

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速不數日即
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

如見錢流地上鹽鐵名使自第五琦始第五琦肅宗駐彭原賀
蘭進明遣琦奏事既謁

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
若假臣一戰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

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
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第五琦始當軍興隨事

趨辦人不益賦而用縱錢以起萬貨李若初代王緯為
以饒遷戶部侍郎浙西觀察諸道鹽

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
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而若初持綱檢下吏民畏服

合度支鹽鐵為一使王涯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
有鋼鐵官歲不治賦供百萬觀察

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叔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亦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魚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眾

轉運十五

白轉輸

正稅

漕運

貢賦

漕引土貢

充羨天府

東自江淮

西至渭洛書

審

遠近之害

人不告勞

課遲速之程

事無愆素

國用

軍儲

徵爾貢於任

土

興我役於泛舟

節省勤王

力宣贈國

漢通糧道委於丞相

漢高帝曰鎮國

家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之功

府無虛月

國有餘資

晉開較運任在尚書

杜元

凱事見上注

况當庶富之朝

宜崇漕運之任

當豐穰之時

所宜畜積

漕船

事見漢書節遠邇之期率一鍾致一釜漢書言運糧費一鍾之用致一釜之至也

領漕輓之務必在漕轉山東史記漢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

驢輦永平中治石臼河從郁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吏民苦役死者無數使鄧訓平叔往監之訓知難成

秦罷之用驅輦歲有億萬全活徒數千人木牛流馬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糧特行數十里羣行二

十孔置河陰集津三門倉裴耀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

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負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

是謂以國財求寵其鑿潭通漕韋堅為水陸運使初漕可乎勅吏為和市費鑿潭通漕水街苑左有望春樓堅

於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漕運利害各有四劉晏領成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東都河

南江淮轉運使時大兵後斛米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
援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
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葦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
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乃移書於宰相
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增百八十萬緡李巽杜佑表為
鹽鐵轉運副使

與害各有四見漕運門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泚職一
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又過之又明年增百八

十萬緡朝廷仰其湏崔造又以戶部侍郎元瑋判諸道鹽
鐵權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

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飢更以兩稅準
米百萬濠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
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殿最以聞時滉方
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湏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
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詰請是秋江淮米大集檄
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檄

取資糧

穆寧佐鹽鐵轉運住浦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
至撤取資糧寧不與李光弼怒召寧欲殺之餘

見軍資糧門

劫掠為衰

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
入京師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

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絕
與寧夾淮為治憚寧威劫掠為衰漕賈得通鈎校姦賊

末減賦取

公財不耗疲人樂
生社牧裴諗制

漕輓之職

館牢籠漕輓一
之職同上

粒不運

劉晏與元載書一水不通思倚鍾而先往一
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

京兆尹 十六

白京尹 尹茲京邑

鎮撫畿甸

肅清統千里之封畿
京師

領萬戶之版籍

表則四方

監臨三輔

銀章青綬

漢書景帝分置左右
內史武帝更名京兆

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也
桴鼓稀鳴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盜賊鈎距趙廣漢為

京北尹善為鈎距捕治盜賊如神人皆稱伏
趙張三王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

張敞王遵執版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閉閣漢韓延壽

為左馮翊歲餘不出行縣丞掾請之至高陵有昆弟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閣

自思過於是訟者遮相責讓皆肉袒願以因相移至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反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美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恚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

殘朝許政能任先廣漢時推明察選在况屬休明之朝宜尊表則

之當堯舜之朝繼張趙五日京兆張敞被劾使吏絮舜有所案問絮舜以敞

被劫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耳何足畏
言祇慮五日為京兆尹耳故聞殺舜書簡示曰五日京

兆尹如何浩穰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京兆翼翼
竟免罪劇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

四方是則詩取則之地謂京邑也救罪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關訴號泣曰臣生無

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搏擊推方進為京兆尹搏孔武
使牧養小人竟坐腰斬擊豪彊京兆畏之

德元年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別駕領州

事永徽中改尹曰長史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

復為尹通判府務牧缺則行其事同上分渭水入金光門

韓朝宗天寶初召為京兆尹分渭水脂韋張仲方為京
入金光門匯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北時軍人橫

恣仲方脂韋坐不稱
職出為華州刺史

入侍宴樂出主京邑

張曄進京北
尹入侍宴樂

出主京邑時人以為
寵然自以幹治稱

獨無所獻

李峴選京北尹玄宗幸
溫陽旬內乃供億以媚

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出為零陵太守時京
師未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不待魚朝

恩

李勉為京北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
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救吏治數百人具以

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侯太學彼當見享軍
容幸過府即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募官攝

府縣

崔光遠玄宗西狩詔留光凌為京北尹乘輿已出
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

者光遠募官攝府縣誰
何官闕斬十數人乃定

四為京兆

魏少游四為京兆雖
無赫赫名然善任人

緣飾規檢承大化

柳渾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
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

此持京兆尹職。爾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頗以治稱。黎幹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然之。頗以治稱。乏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於苑。以便運載。幹密具舸。舸作偈。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號稱職尹。嚴郢大厯末。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賊盜。前尹赫赫具瞻。允一衰減。隸宮匠丁數百人。號稱職尹。前尹赫赫具瞻。允

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李叔明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斯。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

瞻允斯

不為灼灼名

顧少連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

連以法均之

自內署擢尹京邑

韋澳。帝舅。鄭光主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繫之。他日

廷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奸狀且言。必真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

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
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
不徹扇蓋
王播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

戮奸豪浸不戢
負望
崔洪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柝漕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

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
軍拱坐不能捕以為負望少衰
輦轂之下先彈壓
柳

郢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尹京兆曰
輦轂之下先彈壓
郢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頭上尹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
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

不閱旬宿奸老蠹為歛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
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政號嚴

明
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仲
上下愛向
吳

為人疆力幼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
疆佔取物而有司附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

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紛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
可辨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謚信者
為宮布令平賈職司輦轂許孟容遷京兆尹神策軍自
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
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
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
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
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昱不可得
帝嘉其守正許之
京師豪右大震請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親不得任京
兆魏少游復為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
四品諸司正負三品諸王駙馬蕃以上親及婿若甥
不得任京
兆官詔可

河南尹 十七

白以尹王都

楊雄河南尹歲曰爰作卿士以尹王都也

尹茲洛邑

四方表

則

晉庾純字謀甫為河南尹為四方之表則

萬國承流

崔駰為河南尹曰萬國承流

東郊

書曰保釐東郊

取則之地

謂帝邑也

成周

東都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遷殷頑民

書成周既成

都輦重職

山濤啟曰河南尹京輦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

來有李允杜預王恂不疑復今滅此者也

京師肅清

袁安為河南尹為政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朝

廷京師肅清居曰嚴明朝廷深重之

計日受俸

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絕豪友屬託書使

優

賢養人

華崧為河南尹優賢養人

抑疆扶弱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疆扶弱私情不行居

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及

天下四會

傅子曰河南帝都統領京畿兼右職右卿遂多

豪門商賈胡貌天下四會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因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取一時郡中多恠晉樂廣為河南尹前時郡中多恠無敢在廳中者惟廣處之漢推

能政選在袁安晉擇公才任先孔坦

字君平

偶唐虞之代

尹河洛之都

當文明之代

居表則之官

孔開元元年改河南府長

史復為尹通判府務牧缺則行其事

百官志

河洛千里都

畿在馬俾之又安屬在尹正

崔陵河南尹制白居易

洛有前賈後

張敵京兆三王

張仁愿神龍中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蒞積府門畿甸震

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

征乘牛之

出入市者

宗室巨兼河南尹征乘牛之出入市者亦所得而佐用度然稍自盜沒

都闕完

雄

張延賞大歷初除河南尹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

闕完雄有詔褒美

絕胥吏之私

崔縱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茂

邊者道由洛儲籩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歛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閘人甚宜政嚴清姦人不容息李朝隱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

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

不屈附權貴

裴寬徙河南尹不屈

附權貴河南大治

五世為河南

裴諝進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為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

正處以寬厚和易為治不詢人以賊

其政不苛細

李適之徙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

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
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
都鄙安

之房式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軍具四千乘
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御史元稹亦

言賊未禽而河南民清淨惠下鄭珣瑜為河南尹未入
先因詔可都鄙安之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

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納費珣瑜徐曰未到官
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不敢

謁以私至河南清淨惠不為萬人產疹將兵伐蔡河南
下賤歛貴發以便民

主饋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餽運勞
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

全義與監軍別撥有所取輒掛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
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荅曰武士統戎

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榜殺姚文壽部曲馮宿拜
坐之終不為萬人產疹也

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於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惡少望

風遁去

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不務苛細

李適之為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舊史

少尹十八

孔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

計

百官志

亞尹

故事內史缺未補間亞尹得行大京兆事長平叔制白居易

尹總牧務

少尹副馬

郭行餘推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為諫

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

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馬未聞道路
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桡楚不能答
李澄出為河南少尹尹蕭炅內倚權
翫法殖私澄裁抑其謬吏下賴之
疏決三輔
唐舊史
李元絃
為京兆少尹有詔疏決三輔權要之家皆緣
渠立碓以害水田元絃一切毀之人獲其利

幕府 十九

白參畫幕

掌軍謀
膺使檄

載筆旌旄

惟籌
惟懼

受命辟書

祇事
戎府

任在

軍要

權制
兵機

任為從事

禮以
上賓

交辟

荀

從軍則望重仲宣

王

也參謀幕府

制勝
樽俎

盛府求賢

戎書
辟士

魯連飛書

燕將得
而自殺

青

油幕

蓮幕

花

佐幕則才高阮瑀

字元
瑜

戲談

陶侃為督
諸參佐戲

談廢事侃責之曰君子當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陳琳草檄魏祖讀以愈風朝

廷重寄委之以侯伯
軍府庶務制以賓客
賓佐
賓禮主
賓榮
禮入幕

之賓
郝超在桓溫惟下謀謝安在外望見郝生可謂入幕之賓也
難進易退
三揖而進一辭

退而不可則止
無自辱馬
孔趙璟審官議六藩府官屬曰諸使

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

久滯
列傳
護解
王緯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布意欲殺之緯護解

僅諸將慙懼
盧坦為鄭滑節度使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箇者大將等悅

之詣帥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遽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將慙懼遽出就

坦謝平朱泚露布

于公異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于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

寢園鍾簋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

佐於賓席

諸侯

以佐於賓席杜牧李承慶制

各宜良士以佐賢侯

高湜制上

太原奏

令狐楚李

說嚴綬鄭僊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

尤相引重

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劔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

軍府之要

掌在賓寮

白居易路貫制

以師禮禮之

劉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

蕡幕府以師禮禮之

與均禮 崔咸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簡幕府與均禮

三佐杜棕

畢誠辟忠武杜棕幕府棕領度支表為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

持刀負

棺賈直言後署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執持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盡縛載檻車狀而妻子

繫累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擇其桀辟**主留務**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穆宗召為諫議

徐彥若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於帝有以事自陳者帝

曰汝當問彥若**料精兵赴難**李栖筠遷安西封常清節其所倚任如此

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神安思敏**李巨川料精兵七十赴難摧殿中侍御史

重榮辟為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紛沓**檄筆**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趣中理鄰藩皆驚

無與讓幕謀惟其膺韓愈送侯**異席咨事**浙江觀察使其所擇從事

望幕府盛選材彥觀察判官許鴻**獨禮敬**崔衍遷宣歙謙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咨之

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者待賓僚率
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白孔六帖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七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刺史一

別駕二

錄事參軍三

功曹四

諸曹參軍五

縣令六

縣丞七

主簿八

縣尉九

二王後十

諸侯 十一

大夫 十二

九錫 十三

庶官 十四

祭酒 十五

貢舉 十六

刺史 一

異政等附

白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官惟和諸侯 刺史古

六條

政有六條千里 專城 古詩曰四外臺 見漢書 列郡 列岳

彤檐

皂蓋朱轡 隼旗 熊軾 朱轡 漢書二千石車朱兩輪 竹符 剖竹 虎符 漢制

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 入爲公卿 漢制郡守課最者入爲公

卿共理

漢宣曰與其惟二千石乎

中和

王褒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之詩

分

憂

分主

求瘼

求民之瘼

坐嘯

成增為南陽守任功曹岑暉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

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

增但卧理

汲黯為淮陽守閉閣卧理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播龔黃之政必

務六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

股肱之郡

季布為河東守上曰河東吾股肱之

郡也解榻

陳蕃仲舉為豫章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衣錦

上謂朱買臣曰衣錦還鄉遂除

會稽五馬

使君徵黃

借寇

恂

二千石

之善

東方千騎長

人謂諸侯也領兵

魏杜恕務伯云刺史勿令領兵以事人專上疏曰今牧守棄治民之術脩將帥之事

云云再為郡

魏相再為河南黃霸再為潁川陳蕃再為樂安陶侃再為荊州寇恂再為河內郭汲

之

白孔六帖

二

再為

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

山濤以盡去州郡武備後寇賊起無以備遂大亂

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夏侯竄為豫州

刺史弟喜後亦為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異政塞帷

後漢賈琮為異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塞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

百姓聞之震慄**五袴**廉范為蜀郡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

來何暮不禁火民皆安堵昔無一孺今有五袴**奉揚仁風**晉袁宏為東陽郡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

奉揚仁風以慰黎庶**用蒲鞭**劉寬為南陽太守用蒲鞭示辱而已**投貴要書**趙球為青州刺

史有貴要書囑託悉投於水中無所執者**閉閣自責**嚴詡為潁川守百姓有過輒閉閣自責**路**

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守

竹馬之期

郭伋字細侯為并州刺史行春赴竹馬童兒之期

先即學試諸生

何武為揚州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誦論通然後入傳舍出州問墾田五穀

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此為常

察過詔

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察過詔條注

云所察出六條之外

宿鄉亭

郭欽奏鮑宣行去法駕駕三馬宿鄉亭為衆所非

不發書

魏陳

秦為并州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秦市奴不婢秦皆挂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上計

史秦昭使王稽為河東守三年不上計

令罪人自殺

黃霸為潁川守以禮義條教論

告之犯法曉令自殺

置正伍長不得舍奸人

韓延壽為東都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

不得舍奸人間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米鹽

黃霸為潁川長始若煩碎

其政米鹽唯霸精力能推行之注米鹽言至細不拘文灑龔遂為渤海守奏曰治亂人猶治亂繩不

可急願勅丞相御史且無拘願賞罰比三輔膠東盜賊臣以文灑得一切便宜從事起山陽守

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無以懲勸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

不奪縣政薛宣為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置

水拔薤後漢庖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崇有志節參到

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疆宗抱兒孫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

大聽事時宋均為九江聽事時冬以不行縣韓延壽為

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清儉饋魚挂之後漢牟續

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魚續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

不迎妻

不然

官燭

漢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然燭子洗憤而用不然官燭

飲貪泉

晉興隱之為廣

州至貪泉酌而飲之賦詩曰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計日受祿

楊秉字叔節為豫州清儉計日

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畏人知

晉胡質為荊州子威自京師省父辭歸洛陽父賜絹一疋威跪問曰安得

此絹質曰吾俸料之餘後威為徐州帝問曰卿清何如父對曰臣不如父臣清畏人不知父清畏人知

四

知楊震為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無人知也

乘輦

車

忠卧羊皮

李恂子弟負薪

晉祖逖為豫州呼子弟負薪

載土

洪規羅會稽守

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乃以舡載土而歸

留犢

時苗不受馬金

張奐為安定羗率上馬金奐以

酒酬曰使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

勸課閒月取車材

魏志顏裴字子林為京兆

郡守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閒月取車材盛化大行為雍州十郡最也

邵父

邵信臣字翁卿為河南守

躬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

起學使受業

文翁為蜀郡守乃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

弟子受業遂變成郿魯風也天下郡國並立學校自文翁為始

勸人種畜

龔遂為渤海守令人種榆

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彘五雞五

帶牛佩犢

又郡人好帶劍佩刀遂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為帶桑無附枝

張堪為漁陽守勸農桑人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

可採木

史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材民皆樂業

畜養種樹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務耕桑畜養種樹而已

果菜

仇香為蒲亭長

勸人生業科今至於**乏材令種樹**魏鄭渾字文公為魏人乏材木乃課樹榆

為籬并益**牴牛草馬**杜畿字伯侯為河東人畜牴牛草馬**炙筆硯**魏顏裴為

京兆尹課人輸租時車各因**德政碑**晉李玄盛為酒泉太守穀稼穡年穀登

百姓請勒銘玄盛許之遂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頌其德**遺愛墮淚碑**羊枯字叔子為

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枯薨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後漢寇恂字子翼為

潁川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去思**何武為兗州守徙京

遮道願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去思**州守徙京

北人皆**攀轅卧轍**侯霸字君房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立祠**晉祖

豫州行恩德及**罷市**羊枯卒人出為巷哭罷市四時置

送到界

種嵩為梁州被徵吏民詣關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嵩與相揖十里不絕

遁去

孟嘗為合浦當還吏人攀車請挽不來鄧攸為吳郡不受祿

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千人挽舡進不得乃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純如打五更雞鳴天欲曙鄧

侯挽不來謝畫象

魏蒼慈孝仁為燉煌守卒官吏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愛

立祠

諸遺峻立祠生祠

乞留

魏魯定世英為天水遷原太守天水人乞留帝許之策書褒美

制服

張綱字文紀為廣陵太守卒張英等五百餘人制服

人思劉君

時歌杜母

兄弟繼

踵

馮立為上郡佐居職廉潔治行與兄弟野王相似人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與魯衛德

政齋送百錢

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陰有五叟皆庖厨皓齒人齋百錢送寵曰山谷人未嘗識郡

政化他守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至明府來狗不夜吠人不識吏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而去

感瑞珠還

孟嘗為合浦守前守採取珠無度珠皆移去及嘗至行清政其珠乃復還也

禾生

鳳集

黃霸為潁川守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虎渡

劉琨字桓公為

弘農守暴虎皆負子過河而去

隨車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嵩隨車而雨注

虎隨

喪

王業拜荊州遷司隸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神馬

白鳥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鳥

見**龍望府**

沈豐為邑陵守有二黃龍望府中

虎渡江

宋均叔庠為九江守多暴虎先是設

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云云去檻穿人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白鹿隨車

鄭弘為臨

淮**飛蝗赴海**

馬稜守武陵

蝗死

趙嘉為平原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蝗東西

飛宋均為九江守楚沛多蝗均至九江輒東西飛去

寵賜高蓋車及金黃霸為揚

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賜車高蓋特高一尺又為潁川嘉禾生鳳凰集賜金四十斤車劍謝夷吾字堯卿

為鉅鹿守制臨車馬漢韓崇為汝南守賜車馬賜三公黻冕郭賀字喬卿為

荆州顯宗巡狩南陽賜三公黻冕勅賜關內侯漢宣曰

人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人知將久則不欺故二千石其治劾輒以壘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公卿缺

以次邳都為濟南誅豪族刑法誅豪右不犯蒲鞭劉

為南陽行蒲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鞭人不敢犯舉故人罪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贓奸乃

舉酒飲宴叙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舉清

河太守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

霽威嚴

魏相為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
貶黜邴吉與書曰朝廷知弱翁

公行方直願少藏器於身注謂不令顯
其能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謂叔也

露章與罪

何武為揚

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錄囚徒察顏色
先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

法雄為青州守

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
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也

孔刺史一人從三品職

同牧尹

百官志

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天寶

元年改刺史曰太守

同上

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

母之道焉

白居易

古戟銘平陸

宗室齊物為陝州刺史開
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

古鐵戟若鋒然銘曰平
陸上之詔因以名縣

在容三年

宗室復改容州刺史
先是西原亂吏獲反

者沒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喜經術數斷大獄鄭惠

王元懿徙鄭潞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書褒賜開門偃旗幟虜

不敢入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哭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

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必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刎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子明幾失定

州所至閉閣讀書霍王元軌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閣讀書以史事委長史司馬謙謹

未嘗與為治廉威舒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餘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徙鄭州境接

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擇僚首持紀綱姓元名至一萃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宗室守禮累拜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為刺史皆擇僚首持紀綱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督兵助

守

李高遷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蒲政請刻
敕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闕走所將皆沒

石頌美

許圜師為相州刺史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
部有受賕者圜師不悉按但賜清白歲其人自

愧後脩飭
吏為廉士

右史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政
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有績賜金紫

溫璋遷婺
州刺史

治為天下最

皇甫無逸歷
涇陽太守

撫邊

俗以恩信

姜暮仁杲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
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

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
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繩擿無所容

長孫順
德召為

澤州刺史素少儉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
先是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

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
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

刺史政教之首

陳子昂上
言刺史懸

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

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錄獄訟考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

耕餉高智周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錄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為常政號

廉平劉德威為綿州刺史政議戶猥地狹州刺史時議

戶猥地狹者徒寬鄉善為秦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討府兵若聽徒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

平盜賊竇瑄鎮益州時蜀平陳碩真崔義玄永徽中累遷益州刺史時睦

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分遣其黨圍益州義玄乃署崔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詰朝奮擊左右以

盾障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救去之由是所衆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至有能名

郭孝恪歷貝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

推誠撫御

郭孝恪拜安西都護

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蝗不

至境

乃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

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創舍數千

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汾人利之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本

傳所至禮教大行

負半千出濠靳二州刺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教大

行喻以恩信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大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

賊相率脫甲面縛

闔境賴安

薛登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

安 境頽 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 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郡人勒碑以

頌 流人為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 時越王兵敗 支黨餘二千人 論死 仁傑釋其械 宥 跪 皆非

本惡 註誤至此 有詔悉謫戍邊 囚出寧州 父老迎勞曰 狄使君活汝 邪因相與哭 碑下囚齋三日 乃去 至流所

亦為 州將輕元帥 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 中恃功多 暴索仁傑拒之 光輔怒曰 州將輕元

帥耶 仁傑曰 亂河南者一越王 公董士三十萬 以平亂 縱使暴橫 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 是一越王死 百越王

生也 云云 如得上方斬馬劔 加君項 雖死 民愛仰之 歲 不恨光輔 還奏仁傑不遜 左授復州刺史 民愛仰之 歲

通天中 契丹陷冀州 河北震動 擢仁傑為魏州刺史 前 刺史懼賊至 驅民保城 脩守具 仁傑至曰 賊在遠 何自

疲民 萬一虜來 吾自辦之 何預若輩 悉縱就 請選臺閣 田虜聞亦引去 民愛仰之 復為立祠 本傳

賢者分典大州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
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

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
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

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說以本官檢校
外願下

有司精加汰擇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
不加簡擇京官坐員及聲稱下者乃典

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
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

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
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

小吏有罪誠遣

陸象先累

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
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

邪必責者當以汝
為始大吏慙而退

卧治為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
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

后勞曰契丹擾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為屏蔽也

黃芝五生州署

韓

復遷滁州刺史有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為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

縱民

歸斂敬暉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災厥所騷方秋斂敬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

民歸斂闔吏民尊畏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部頽安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

六合之衆宅生於刺史

張九齡建言六合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

治尤親於人者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

古者刺史入為三公

爾縣令尚可言哉

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半年任外如不比州牧或一二歲或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三五月即遷

盧懷慎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比州牧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

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專城之重分陝**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

之雄

盧奐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

既利物内存匪躬斯**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為國寶不墜家風

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無水陸都會物產瓌恠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

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達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請
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三人而已

均賦他郡

韓休出為魏州刺史魏於東西京為近州乘
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

說曰免號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曰刺史幸知
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悉心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
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

悉心撫定
人無離散

科斂均省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
廣而戶寡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

十驛科斂均省
為東門知頓最

帝宴從官權甚

玄宗封禪遂次宋州帝
宴從官權甚謂張說曰

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我知
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

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
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

愛人
也
躬護作役
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

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風俗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所瞻
夷州刺史陽濬以賦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書刺史縣令異諸吏為人父母風俗所瞻今

使裸躬受笞事大逼辱
立祠房解祓
張嘉祐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

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王
撫循境內
尹思貞

迴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祓衆心
貞撫循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
思貞

為青州刺史治州
尹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皆以清
有績蠶至歲四熟

最聞
上
帝自擇刺史
許景先開元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魏州

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許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賚絹勤力于治潘安禮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三千遺之

其風化興行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躬為教誨風化興行

以清殺聞齊澣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奏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殺聞吏

民頌美壘書勞問虛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秦課為天下第一壘書勞問賜絹百疋以

中朝臣為刺史王丘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早飢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曰臯陶稱在知人在安

民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草類獎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

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入境輒雨裴寬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蒲州刺史州久
早寬入境輒雨

治有異行

劉彙進歙州刺史野媪將為
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

察使韓滉表贊治
有異行加金紫

第以剛猛立威

劉贊為宣州刺史贊
本無學第以剛猛立

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饒即厚斂廣貢奉
以結忍又不能訓于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

寇疑有備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都督餘衆完故城版築
方立寇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埒

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寇
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善檢督吏

楊

禮歷州刺史善檢
督吏以嚴辦自名

百姓勞逸在牧守

李抱真因言百姓
勞逸在牧守願將

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
刺史徙懷州凡八年

始邠以武將領刺史

房瑄乾元
元年出瑄

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
營吏攘民居相消謹瑄至一切革之以便安政聲流聞

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崔譙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

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鎮守自若

魏少游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

守自

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

楊綰復言舊制

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

若賊員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

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流亡歸萬餘元

拜道州刺史初西京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

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羣獠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

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河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租入贏減詔可結為民營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異薛珣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遣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宮數百別戶三千備刺

史廝役珣至悉條去之租入贏**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

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二字相欲校以文辭珣曰求良吏不可

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耕餉歲廣**戴叔倫試守撫州刺本為心宰相多其計

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民請為生祠**徐申遷韶州刺史詔

無繫囚俄即真暮年詔書褒美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今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

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閉如初創驛堠作大市器用皆具州

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民請為生祠 **浚渠** 李栖筠出為常州刺史歲仍

渠廝江流灌 **里無吠狗** 宿賊張度保陽刺西山累年吏田遂大稔 **里無吠狗** 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

吠狗 **無** **畫孝友傳** 李栖筠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飯人人

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 **誅破姦盜窟穴** 李吉甫為忠男賜一子官人刻石頌德 **州刺史改彬**

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恠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 **誅破姦盜窟穴** 治稱流

聞 **不得擅見本道使** 李吉甫建言州刺史 **有所奉入輒**

加常數 包佶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常穀陋至微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

人不堪其求 專以慈惠為本 表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

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七召為左金

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

涕 延經術士 張鎰大厯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

人 城守具備 顏真卿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方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

儲詹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李平

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所為乃若此

絳人賴利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

十萬石故教保山為固民之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瀕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選糶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夫李勣出為坊開五鑪官鑄錢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治自天寶復廢不治

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李聽帝討李師道出

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緜弱郟人素易之聽日整飭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

照山降之懷仁東務勤教化止橫調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

海兩城望風送款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蕪不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為禮瘞暴橫止煩苛是秋耜

生於境人聚石種樹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賴以濟上有道通虜出入者燧聚石種樹

障之設二門為樞櫓
八日而畢虜不能暴

治孟瀆溉田

孟簡為常州刺史
有孟瀆久淤開簡治

導溉田凡四千
頃以勞賜金紫

隄松江為路

王仲舒為蘇州刺史
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

調常與民為
期不擾自辦

江淮草木亦知威名

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召謂曰先帝改爾名

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
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御也

人稱其直

張萬福在泗州

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
不遣謂使者曰為吾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

行人稱

將吏立碑頌功

高承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為
澗州拜承簡刺史治堰城始開

也田利防庸瀨澗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腴田先
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邱庀家財以葬葺儒

宮備俎豆歲時行禮有菽實
民得以食將吏立碑頌功

奏罷貢淡菜之屬

孔戣為華州刺

史明年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殘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禁男女為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

禁其收豪室稅

李翱為廬州刺史時州早遂役逋捐繫為隸路亡藉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

而窶戶仍輸賦期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虎不為暴

李紳遷祿

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窳發民迹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再募增戶

五千

孫成遷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募增戶五千詔書褒美

以禮

灑治下

李頻遷都官表弓建州刺史既至以禮灑治下更布條教時盜興政亂朝相推危而建賴頻以

安羣盜感愧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

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答曰吾以信待州人
人人肯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以陽名子

陽城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
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

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
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

以陽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貴州
當上考功第城自書曰撫字

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
城不迎以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

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還所
城不敢歸仆闔門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

餘儲于州

李素立徙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
儲耗并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

薛公德滂

被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無隸渠久廡塞大鼎浚治屬之
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揖利屬滄海魚鹽至昔

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
長蘆漳衛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

鎬脚刺史

是時鄭德本在

瀛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
治名故河北稱鎬脚刺史

羸馬繩羈道上

賈敦頤歷州刺史資廉潔

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弊甚
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

棠棣碑

敦頤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

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摘伏下無能欺
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

敦頤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
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歲旱自暴以祈
仁

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
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

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
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為諸生貢舉

韋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

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險道作傳舍
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

天益以廉平自勵郭延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如今思之今

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五代史

教訓以禮生聚以仁杜牧行刺史裴休制政不務威嚴

裴守真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數千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裴子餘遷臨事不苛細揚恭仁隋觀王雄子仁壽中累冀州刺史

安之文帝謂父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所至有績號清吏鄭善果年十四為沂

州刺史累轉闕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

之故善果所至澄源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

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還移稅錢李勃事見賦稅門捕鷄憂不簡耶故所至吏民懷之

鵲倪若水捕鵲門汴橋立木摧懷恩見橋門未嘗設教袁滋見良吏門莅凡

九州皆有惠愛張萬福富埒王者丘和見貪濁門官刺史妻子僅免饑

寒崔衍父卒事母益謹歲為母李子卻償員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饑寒

別駕二

白別乘 半刺庾亮與郭游書曰別駕舊與刺史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

也其人治中別駕亦曰屏星別駕車前後去屏星孔恂字屏星舊有屏星巨卿為

別駕從事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里恂曰泥軾漢書別駕使君毀園舊制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主簿車緹油屏泥題輿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於軾前以章有德題輿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

舉展驥龐統字士元劉備為荊州以士元為棗陽令在坐展驥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長才百里不足以展

驥足備器任海沂之康別駕之功晉王祥字休徵為徐州別駕時人歌曰海

沂之康實賴王祥邦腹心在任袁紹領冀州委別國不空王祥之功駕之任兼總幕府持版

答拜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顧榮知君孝之才晉

和字君孝族叔榮推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呂虔賞王興吾宗者此子也君孝始別駕遷尚書令也

祥之量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

之量故相與之

縣屈良才

時善龐統

貳龔黃之政

播海沂之謠

邦稱孔亮

人詠王祥

佐股肱之政

屈公輔之才

當共理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職四

獄

佐理六條

孔別駕一人從四品

百官志

武德元年改丞曰別

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為長

史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別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

年諸郡復置別駕

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補東宮王府官久次

當進及受代居京師者常數十人訖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

同承上率下

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白居易制詞

軍部長史資秩不

甲

張嘉泰延州
長史制同上

斷帶為炷

皇甫無逸徙並州大都督府
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

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燈
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

然過自思謹上表疏讀數十猶懼
未審使者上道進省再三乃得遣

督勵風俗

高士廉進
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
餌舖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勵風俗

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
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須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

引旁出以廣溉
導人以富饒

皆尚書為之

崔神基后以歷官有佳政
且其父於已有功擢拜并

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
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為按行圖謀日而遣

開廩振民

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早恂時假刺
史事開廩振民即自劾玄宗赦之

為政尚仁

恕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刑法以示威不然民

慢且無畏荅曰政在治之而已必

權豪憚伏

魏元忠檢校洛州長

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答殺之權豪憚伏

政條簡肅

姚崇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

為紀德于碑四十九

盧懷慎陳時政曰比上佐或一二歲或三五

月即遷

曾不論以課最餘見刺史門

吏下畏之

張嘉貞歷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

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

所至破碎姦猾

王志愔出為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

信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

張守珪徙幽州長史契丹奚連年寇邊牙官可哭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

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

伐鼓窮歡

王翰徙仙州別

駕日與才士豪俠飲
酒遊畋伐鼓窮歡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為衛州刺史
故事以宗室為州別

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
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名郡籍其伙

助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叅校政事短長利病
者也今以名郡籍其伙助杜牧行馬迴等制
戎服見

帝張說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
入朝以戎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

軍大使脩國史救
齋藁即軍中論譟
囚宦者蘇良嗣
見竹門
止雪反風王峻為并
州大都督

府長史止雪
反風見雪門
人笑其不情蘇世長歷陝州長史邑里犯
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

其不情見
詐偽門
單身襍被自將蘇瓌轉揚州大都
督府長見清廉門
起屯田以

代轉輸舊史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
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

渠溉田千餘
頃至今賴之

錄事參軍 三

白州主簿

郡督郵

並令錄事參軍

糾繩大郡

管轄外臺

糾司

典

簿書

掌符印

提舉列曹糾察羣吏

千里之姿

三輔決錄曰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

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

一府之望

世說王東亭為桓溫主簿

既承籍有美譽為一府之望

陳寵之用王渙可謂得人

益郡太守陳寵以功曹王

渙簡核舉為主簿

郭頤之選玄明厥有成績

前趙錄曰劉聰字玄明年十四究通

經史時有太守郭頤辟為郡主簿吏歌曰我有賢后能任玄明政理人嚴

琳琅

羅含傳曰含字君章太守

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琅自江下從事轉主簿州縣之職徒勞人耳稱其職則事

舉績成

非其材則官邪政廢

一郡綱紀

六曹表則

糾職禮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勾稽

紀綱掾

亦錄事

孔錄事叅軍事掌正違失

涖符印

百官志

錄事意與天通

杜景佺出為益州錄事叅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徒

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答責吏以立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錄邪嗣業怒不

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耶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

歌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寢知名

以殿最升降

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

以天下州縣有上下繫望雄輕者有司銓擬皆使所私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叅軍此二者旨出中書門下無計

資序限達近高卑一一以殿最
升降則人人知勸映等重其言
網紀一州
喬琳歷果綿

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事叅軍任紹業曰子網紀一
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

也
史材糾郡
韋應物詩糾
鄭翼驚倨
唐史崔信明傳揚州
錄事叅軍鄭世翼亦

驚倨數忼輕忤
物餘見傲漫門
振舉綱目
舊史顏杲卿為魏州錄事
叅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怯

斷大案
御史臺記李詳為鹽亭尉令考為錄事所擠詳
請書錄事考刺史許之即書曰怯斷大案好勾

小稽自隱不清言他搃濁堦前競聞
因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笑之

功曹四

白主諾
後漢宗資為汝南太守委任功曹范滂人歌
謹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坐

嘯本胥事見 編堂東觀漢記郭丹為功曹置編於堂以為後法也 懸榻陳蕃事見上注

鍾皓之薦陳寔任以代已漢鍾皓潁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辭太守薦陳

寔為功曹 吳璨之選謝譚舉乃得人吳志吳璨為會稽守舉謝譚為功曹 廊廟

之材吳錄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 交友之禮魏志虞翻

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接以交友之禮 置標府掾任重 苟非三語之

才則忝六 書史掾漢蕭何為書

諸曹叅軍五

白署列六聯六 名高三語陳留阮千里有令望太尉王君見而問之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答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為掾人號曰三語掾

官惟府掾署列郡掾察六

曹

州縣之職

徒勞人耳

府中趨

古詩曰舟府中趨

謂為師友

韓嚴謂為潁川守政清簡常謂掾吏為師友

請置田曹

溫嶠太真上疏謂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

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

曹事廢被謫

陳遵孟公為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

故事謫之侍曹詣寺舍白遵曰陳御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則斥後滿百西曹請斥司徒

官優容之 假日坐曹

薛宣為翊城曹掾張扶至假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曹雖有公事家

亦望私恩

公府掾

殺公掾

晉周振頓為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號為殺

公掾莫有辟者魏舒揚源為司徒遂辟之竟無他事

名列府察

職參

理曹

魏置理曹掾法

曹冗負散職孫楚之揖石苞

孫楚字子荆為揚州叅軍至州嘗揖刺史石苞曰天子命

我叅卿軍桓温之任郤氏

晉桓温辟王恂為主簿郝超為叅軍超多鬚髯恂短小荆

人語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凱之

晉顧凱之善丹青郝隆說與殷仲堪為叅軍

郝隆為南蠻叅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姬隅濯清池桓温問何物荅曰名魚為姬隅桓温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

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叅軍那得不蠻語也

歎州縣之勞

梁竦孔功曹司功叅軍

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祥食祥異醫

藥卜筮陳設喪葬倉曹司倉叅軍事掌租調公解庖厨

倉庫市肆戶曹司戶叅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

符雜徭逋負良賤芻蕘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田曹

司田叅軍事掌園宅口分永業及陰田兵曹司兵叅軍

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籥軍防烽堠傳驛畋獵

灋曹司灋叅軍事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没入士

曹司士事叅軍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已上百官志入奏

軍事盧承慶為秦州叅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詔為御史韓思彥補建州司戶叅軍帝召

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道張文瓘補今之管蕭并州叅軍

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推徐有功補蒲州司民服其恩法叅軍為政仁不

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

恐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
河東三絕徐彥伯調
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參軍時司戶韋暹善判司士李桓
仁恕不行鞭罰思復
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

州司當使絕域狄仁傑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
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

可貽親萬里憂乎詔長史蘭
遠近稱伏韋暹揚州法
仁基請代行仁基美其誼

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及通貴戚吏
開倉賑民韓思復
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

倉曹參軍會大早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
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趨為盜賊州不能誅
南山可

移判不可搖李元絃為雄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
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磑元

絃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趨改之元絃大
吏以紙萬
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改好時令

番贖為受百番

杜暹補婺州叅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

大錢何異哉

部人稱慶

尹思貞調隆州叅軍事屬邑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搥其姦賊

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

條落則本枯

齊澣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

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裴淮父瑛

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叅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州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鑄諭之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

毋留此瑛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趨斷瑛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

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作伐櫻桃賦蕭穎

士調廣陵叅軍事穎士褊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

之正味以譏林甫
云君子恨其褊

蕭功曹

蕭穎士授揚州功曹天
下推知人稱蕭功曹

仁愛

裴守真父謹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叅軍郡人楊琳田
璜等亂劫吏多死惟謹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

送還

對疑獄

杜佑以蔭補濟南叅軍事刺縣丞嘗過潤
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

禮他日有疑獄不能決訊佑佑為辨處
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叅軍

莅事明濟

顏杲
卿以

蔭調遂州司法叅軍剛正莅事明濟
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

賦歡喜詩

杜審言
見詩門

月俸一百八索

京尹戶曹月俸一百八索
時為念珠曹出南部新書

縣令

六

能政 遺愛

感化 勸課

仁惠 屈才

彊毅 立碑

清儉 祠祭

棄官

白一同布政

百里宣風

墨綬

銅章

銅墨

子男之秩

郎官

漢書

郎官出宰百里

象雷

雷震百里縣令象之分土百里

烹鮮

理大國若烹小鮮

邑令

邑宰縣尹

今長良宰

製錦

傳

偃室

陶縣

字人

撫字

宣王化

漢書郡令守長所以宣王化

河

陽花

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彭澤柳

陶淵明為彭澤令門栽五柳

偶

唐虞之朝

行卓魯之政

當勤恤之朝

居撫綏之任

累安邑

閔仲叔居安邑

買猪肝食令乃進猪肝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哉遂去之

之武城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語

土不過同

同百里

鳴琴之化

宓子賤為單父宰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亟馬期為單

父戴星出戴星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宓子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戴星

見神

明公沙穆為弘農令蝗蟲
出境外以為神明之宰
操刀學製子曰未能操刀而使製錦有美錦不

使人學製千室之邑可使為之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同上願試馮野王以

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
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能政絃歌 割雞牛刀子游為武

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
之聲曰割雞馬用牛刀
驅雞善理人如驅雞彈琴 字鄭見勸課門

名賈後漢賈彪為新息長人因多不養子彪嚴為制限數年養子千餘人男名賈子女名賈女路不

拾遺劉嬉為雍丘令三善子路理蒲夫子入蒲三歎其善市無二價晉陸雲字士龍為浚

儀邑無喧鵲術有驅雞卓茂之政術閭憲之謳謠益都記曰閭憲為縣

竹令男子杜成進得其遺裝有錦二十
五尺詣吏曰縣有明府君不能慙心
冠來刈麥必子賤治

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聞而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增貨就賦減年從役**劉平字子公為全椒長政

麥其民樂有寇也

有恩惠人或增賦或減年從**置水投書**魯國先賢傳孔

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也

水前庭得屬託書皆**繭絲**保鄣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

繭絲子抑其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稅少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無以晉陽

為逵必以歸之所謂保**損戶數**見上**無囚繫**見上**感**鄣也繭絲謂減其稅

化三異**馴雉**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府遺掾躬親廉

童子曰何不捕之童子曰雉方雛不忍捕伺者曰螟蟲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飛鳧

王喬為葉令每月詣朝常乘雙鳧鳥也

飛蝗

魯恭宰中年令飛蝗避境反風為江

陵今有火災垠向火叩頭火乃反風而降雨

甘雨

祝長字幼卿為洛陽令是時亢旱天子雩祈不感長

乃暴身堦前引罪自咎甘雨滂注人歌詠之

鳳集

晉孫卿拜掾次令有鳳驚鳳集帝立碑以褒之

翔

漢王臯為重泉令有鸞翔至止於縣庭十餘日

不電

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電上聞徵拜尚書

鳩巢

華陽國志景毅為白水令鳩巢其廳焉

人不忍欺

宓子賤為政人不忍欺餘見疆毅門

注蝗隨督郵

後漢戴封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其日蝗亦頃

除一境奇之

祝螟蟲

公沙穆為弘農令縣界有蝗蟲食稼穆乃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螟蟲頓

消人以為神明君

仁惠伏臘放囚

虞延為邑令每伏臘設壇放囚徒歸必尅期還

責已

見感化門

請雨焚軀

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祈雨將欲焚軀俄而雨至

吞藥

鍾離意字

子何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也

避

雨

晉書光逸為博令小吏遇雨入令被避寒逸不怒之

吏不忍欺

人懷其惠

人告吏求

肉米

後漢貞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吏求否人曰自往遺之茂曰鄰里尚相饋遺况

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人曰苟如是律令何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哉大者可論小者可殺姑歸念

借牛

魯恭為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

恭勒歸牛再三不從歎曰是教化不行欲解印去民涕泣留之亭長慙悔乃詣獄

市令作屋

鍾離

意為葉令市無屋出俸錢作之解土呪曰興功役令也有過崇令當之人悅也

召奸吏復職

魏高

柔為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邴吉吏有終非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終

日清談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泣罪

夏方為齊山今百姓有合將加箠拷

者方向之涕泣初不加罪小大莫犯也

彊殺彊項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人殺人

宣就主車取殺之主訴帝帝欲殺宣宣觸殿流血帝令謝主宣不拜帝令捺伏宣以手據地不俯帝聞曰彊項

今商賈露宿

王渙字稚子為河內渙令大小震懼外戶不閉商賈露宿遷洛陽令

抑彊扶

弱人是以息

吏不敢欺投巫

西門豹為鄴令問人疾苦人曰每歲為河伯娶妻斂百姓

二三十萬豹乃令娶巫家女至日令大巫媼報河伯乃投之於河有頃曰何不反又令投弟子三人趨之有頃曰女子不能自神復欲投三老廷尉掾亭長皆叩頭曰不敢與河伯娶妻也

盜車蓋

黃昌為宛陵令

嚴毅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収一家一時殺之百姓戰懼咸稱明也

不能欺西門豹為政人不能欺鄭子產為政人不敢欺 清儉單

步魏志崔林除僞令清貧單步之官 塵甑魚釜范丹為菜蕪令清貧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 留犢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車駕黃特後歲餘牛生犢及去留犢曰是淮土

所布被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死帝使人視家無餘財以布被蓋之尸妻子守哭帝嗟之賜金帛 身

處脂膏孔奮君勇為姑臧令時姑臧令獨完富奮清廉或以身處脂膏脂膏不能自潤奮不改其操也

乾飯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閤內作乾飯食之 遺愛上書

請留漢焦延壽子貢為小黃令當遷三老官屬上書請留制又許增秩留之 輕服潛遁後漢

劉寵除平陵令訓人以禮母病棄官百姓士人攀轅卧轍充塞道路車不能進乃輕服潛遁 **他郡** 王

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當時持米至洛陽為卒司所抄自王君來不見侵枉 **市**

哭 孔齊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奔卒市皆哭 **勸課立學校** 晉范甯字武子

為餘杭令立 **鑿渠** 西門豹為鄴令鑿渠十二 **引水灌田** 魏史起為鄴

舊渠引漳水灌鄴田 **闢田** 子路治蒲夫子三歎其善 **戴** 旁脩古岸鹵生稻梁 入境田疇開闢一善也

星 見上 **屈才公琰沉醉** 蜀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聚事不治常沉醉先主怒諸葛

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 **驥足** **牛刀** 子游為武城宰 **龐統免官** 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字士元劉備以為棗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大器之乃任為治中

屈而未中

過猶不及

耻

為令以病歸也

耻

盤根錯節

真誦字叔卿除

朝歌令親舊吊之誦曰何哀不遇盤根錯節何以表利器也

朝野歎屈

夏侯湛為野王令以恤隱

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閒優游多暇朝野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恭賞換縣

漢書薛宣字贛君為

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章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

皆立碑褒鳳集

晉孫卿為榆次令有鳳凰頌德崔瑗集武帝令立碑以褒美之

玉為汲令遷濟北相卒官汲縣故吏男女號泣共壘石作壇立碑頌德而祠之

生立碑

後漢董

之除須昌令多異政生為立碑

祠祭生祠

晉荀勗字公曾為安陽令遺愛在人生為立祠望

柩設奠

晉記劉璠為江夏令卒百姓如喪兄弟將歸不受祭吏人往往聚路側望柩設奠酌而哭之

畫形配食

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有異政及去官民思之畫形配食 配社 宋登為汝陰令

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棄官歸去來

晉陶潛字淵明為彭澤令州使掾來吏白當迎

潛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詠歸去來遂納印棄官而歸

周躬

漢書躬字子羽為櫟陽令

以事去官 遺榮 解印 考課第六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第六倉陳令郭舜以率斂見責育為之請

扶風惲曰君裁自脫何暇為人請及出傳召茂陵令當以職事對育進出書佐牽育育拔刀曰蕭育茂陵男子耳何能詣曹逢趨出欲去官 孔縣令掌導風化察冤滯 明日且召入拜司隸校尉

聽獄訟凡民田収受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簿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

貳衆曹叔率課調

志百官

解印綬去

溫讓嘗為邑宰解印綬去

擊盜所

至輒平

李大亮叔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

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褒勞

單馬詣賊營

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

賊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哺而反

與丞尉均取

俸

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

誅滅大姓

王方翼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

豪貼 訟息錢報上不與

薛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

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右善

去惡人稱為神明

馮元淑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今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

馬日一秣所至不携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
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

賢令

蔣沆乾元中歷陸渾鹽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
流行長老紀馬郭子儀軍出其縣救麾下曰蔣沆

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
不得進官韋思謙調應城令員殿不得進

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
政為二川最韋嗣立累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子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

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韋嗣立建言見

刺史韋恒見良吏門詔問所以安人者韋濟開元初

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
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
推勸

姦豪

陸琛除洛陽令時車駕在
教民耕桑韋維徙內河洛推勸姦豪人不敢犯

縣為課第一楊元瑛補平棘令課第一鸞降庭樹楊仲昌累

為孝義令鸞降庭樹不事威刑而治韋抗景雲初為永

太守蕭恕表其政昌令不事威刑而

治見良配戶和市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

以直絕僦欺之所論者民冤抑楊瑒為麟遊令時竇懷

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真

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位高下乎

何取懷貞壯賜百縑崔隱甫遷洛陽令蔡園弟子胡維

其對為止善箇嘗員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

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

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維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

及矣賜隱六合元元之眾縣命於縣令張九齡建言宜

甫百縑

云見刺史門宜

遂科定其資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同上以治最顯

房瑄校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但計

司戶叅軍復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資考不求賢良陳于昂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

器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尹當求令長親細

事

柳渾云見

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

薛珏見

宜出中書

門下

戴叔倫見

就賜緋魚

王正雅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強

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

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

七十

輸無逋期

劉宴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

縣人訴機織未就盧坦

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
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
爾由是 **著諭蒙書** 馮仇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
知名 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

以授仇縣多器猾數犯法仇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
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黨授之使輔相教督

始築城郭

羅立言改武陽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
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

築其處吏藉其闕狹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
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如有役設鏹絕汴流姦盜
屏 **政化清明** 顏泉明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
息 宿盜人情翕然成郾尹舉其課第一 **治**

績而負節義

張巡出為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
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

南金口

明府手

巡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
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救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

盜尸虎還

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墮車傷足不能趨拜太

守侍以容禮有盜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

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歌于為于

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

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綉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十人聯袂歌于為于此元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

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母子相訟授孝經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今少

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

新遂為**豪猾屏息**

李頻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藉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

類至有神策士尚若慶通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
類密槌比伍與競店慶叩縣廷質類即械送獄盡條宿
惡請為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
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
廝水溉田有六門堰者廡廢百五十

年方歲飢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
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褒諭其能朝

隱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
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

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
考絹百疋以旌剛烈
政養在人賈敦實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

人心懷向洛陽令揚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養在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衰

減
以愛利為行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見雜盜門
賦役稱平李元絃開元初為萬

年能吏李叔明拜洛陽令
招徠遺民號能吏
縣民獨免流散韋景駿歷肥鄉令方河北

飢躬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鬼神破膽李杲為洛陽令

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侁者過其境宿於村邸夜深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

膽我輩可以他縣血食兼開齋馬馮元淑為清漳令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

云令其作齋張允濟為武陽曰吾境未嘗拾遺唐史見認婦遺物門

家牛張允濟事見威名門擇於臺省舊史崔縱為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明

勤幹德化流行人為立碑頌德寬猛得中舊史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

繁劇為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

縣丞七

白佐邑

縣察

縣吏

佐理一同

貳職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卓魯之政

州縣之職徒勞人爾

梁竦之言

桓譚

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為安陵丞忽忽不樂道

病温舒

路温舒為石苞邑丞

孔諫校獵

劉仁軌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

訖仁軌諫曰今茲纔澤霑足百穀熾茂叔澍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

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

開陳經書行釋奠禮

王義方賤吉安丞開

出囚使就畝

唐臨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

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臨曰有所景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倩真清

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畢講覆州縣殿最惟景倩曰真清

貳令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

邑之事無所不當問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

文書行吏抱成案詰丞卷其前

鉗以左手右手手搥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既署丞涉筆占位署唯謹官雖高力勢反出主簿尉下

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

余不員丞而丞員余

植二松日

吟哦其間

已上韓愈藍田壁記

縣吏之長曰令曰丞

丞之位八品下柳宗元武

功縣丞壁記丞述六職以輔其令

同上

主簿八

白職司符印

主掌簿書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

仇香為縣主簿宰謂曰枳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棲棘之官 糾

論道岩廊非主簿而誰厚以資送之

察準管轄之司

王恂

恂為桓溫主簿人曰仇覽

仇香名覽

糾職周禮朱勾

勾稽孔諸縣置主簿以流外為之不

遇之言題客舍

蔣欽緒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

見之笑曰吾子嘆後時邪遇事蚤銳

李奮歷汜水主簿遇事蚤銳雖廝豎一閱輒記姓名作書

數百篇

蕭存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移

文嶽神虎不為害

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穿移文嶽神虎不為

害佳婿

楊於陵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

以妻後來之英

徐浩張說稱其才繇魯山主簿薦為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鵠賦咨嘆曰後來

英之

縣尉

九

白一命

寸祿秩卑

下位

馳聲南昌

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

宣威

北部

曹操為洛北尉造五色棒懸於市門

黃綬

秩之

鴻漸

資之

仙吏

尉神仙

之

吏

州縣之勞

孔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縣正七年

改縣正復曰尉

百官志

獨敢廷辯

李義琰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嚴

義琰獨敢廷辯曲直勸甚禮之

殺折衝

劉仁軌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狠法縣莫敢屈

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責仁軌對曰寧辱臣

故殺之帝以為剛
正更擢咸陽丞

惠出一尉

員半千調武陽尉歲旱勸
令殷子良發粟振民不從

及于良謂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
於獄會薛元起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

惠出一尉尚
何罪邪釋之

剖斷精允

蔣況授洛陽尉始河南尹韓朝
宗裴迴嘗委詳覆檢句而處事

平剖斷精允羣
僚莫敢望也

以清幹稱

陸琛補
長安尉

當時稱其義

裴估授
藍田尉

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
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估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

義
摧姦扶隱

李勉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
俗扈錯號難治勉推姦扶隱為有名

單言

輒判

李程調藍田尉數有滯獄十年程單
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本傳

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
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

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
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
人黃裳驚其言
自是遇加厚
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
陸贄補渭南
尉德宗立遣

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
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

瘵五要
簡官事
檄州縣捍賊
穉寧調藍山尉安祿山反劉道立
為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

力捍
賊
坐水旁裴回賦詩
孟郊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
陵城林薄署蒙翳下有積水郊

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
令白府以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
有惠政
元和德秀調
南和尉有

惠政黜陟
使以聞
月中召入翰林
白居易元和元年對制策乙
等調盤匡尉為集賢校理月

中召入翰林
蘭菊
裴子餘補鄆尉
蘇洵調鄆尉時
李義琰為雍州
縣尉見蘭門
裁決明辨
李義琰為雍州

長史鄂多訟日至長史府
珣裁決明辨見知人門
茂才異行
高瑛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

有吏能治第一

劉延祐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

無為出人上
延祐欽納
屈宋作衙官
杜審言

二王後十

白作賓王家

尚書成王命微子啓代殷後曰作振鷺二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王後來助祭也

其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有客微子來

見于祖廟

詩曰有客有先代之後
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騰馬
三恪
周封胡公於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又封夏殷并夏殷為三恪具禮轉隆示敬而有喪拜馬

已 二王後祭式

主客式二王後每年四時享廟牲牢調度祭服祭器一切並官給其帷帳几案

缺亦官給主司四時省問

孔請周漢為二王後

李嗣真為左御史中丞

諸侯

十一

白五等

公侯伯子男

列國

建國

天子建國列國諸侯

邦君七命

侯君

人

漢祖詔曰尊國君人上所尊禮

象賢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

問國君之富

數地以對山澤

之所出也

大夫

十二

白立家

大夫立家

食采

陪臣

灋山陵

二十七大夫灋山陵

頒冰理家者

不敢

失於臣妾

刑不上大夫

不可徒行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

位崇羔鴈

三命為大夫

倍士之祿

禮下大夫倍上士

執羔

執鴈

乘軒 問大夫之富

曰有宰食力祭器未服不假

九錫

十三

白書曰平王錫晉文侯

拒鬯珪瓚冊口用賚爾拒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

千馬四匹注九命

周禮九命

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

下大夫之位四命受祭器五命受則人法也出為子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為卿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

之國也八命受牧牧一州也九命作伯謂長也謂諸侯方伯也

諸侯有德則賜

一命車馬再命

衣服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
朱戶七弓矢八斧鉞九鉅咷
周遷洛邑方命晉文見上

漢幸許昌始加魏武

魏曹操挾天子幸許昌受九錫魏受禪追尊武帝

事既行

於叔世

理難議於聖朝

勸受

蜀志諸葛亮有勸受九錫者亮曰若減魏後十錫可受而况其九乎

庶官

十四

白無曠庶官

書

邦之司直

詩

漢晁錯為大掌故

主掌故事

將

作

漢書將作秦官也秩二千石掌宮室屬官有東園主掌諸材木也

治水官

又有都舡令丞主都

舡獄治水官也

水衡都尉

掌上林苑屬官有輯濯注云主舡官

鍾官

主鑄錢

祭酒

十五

白書

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祭酒周受命封建宗盟百官春秋云周封兄弟之國

十有六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馬選宗中之長而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祭酒掌主親屬也漢秦因之漢平帝更名宗伯王莽改名秩宗東漢復為宗伯至晉以庶姓為之大祭酒漢魏皆同姓為之晉以後雜用庶姓梁加卿除大字北齊漢高祖七年自三陽從長安置又加大字隋又除之祭酒官以序九族劉向字子

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為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為祭酒劉德字路叔脩黃老術有知畧少時召見甘泉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祭酒丞後為祭酒東漢劉平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為祭酒劉般字伯續漢宗正與代名忠孝在朝竭忠建初二年拜宗正也

秩二千石掌叙錄王國嫡庶之徒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初上宗室名若有犯法

貢舉 十六

白位列春官

職司貢舉

天官

天子求賢

諸侯貢士

懸甲乙之科

拾青紫之士

敷求多士

精選羣才

盛矣會府

直哉主司

登龍

退待問

取

握靈蛇而來

中正而取

精鑒

茂

禮闈之司

重其任

文圃之主難其

人楊葉不穿

雖十上而下第

桂枝可折

以三道而登科

明試

諸撞鐘之

鳴以待下問

止水之鑒寧遺上才

當文思之代

必待得賢

守明試之司

豈宜獻賢能之書

若今之解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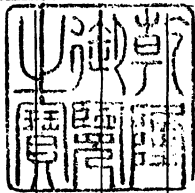
職當可試

誰慮遺才

經苟未明

難用

拾芥



白孔六帖卷七十七